

目 录



悼念夏穗卿先生 / 梁启超	1
忆梁启超先生 / 刘海粟	6
忆鲁迅先生 / 巴金	15
回忆鲁迅 / 郁达夫	18
哭鲁迅先生 / 孙伏园	33
鲁迅先生的逝世 / 冯雪峰	38
鲁迅先生 / 唐弢	43
胡适和鲁迅 / 曹聚仁	46
胡适先生二三事 / 梁实秋	51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 季羨林	56
胡博士 / 张中行	64
章太炎 / 曹聚仁	67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 左舜生	69
知堂先生 / 废名	73
半农纪念 / 周作人	76
最后的十七日 / 周作人	79
怀废名 / 周作人	83
“真人”废名 / 汤一介	87
悼蔡元培先生 / 顾颉刚	90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 傅斯年	94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 赵家璧	97
蔡子民先生与我 / 王云五	101
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 / 王云五	112

忆守常 / 张申府	119
弘一法师之出家 / 夏丏尊	123
弘一法师在我心中 / 钱君匋	127
我与弘一法师 / 丰子恺	131
怀李叔同先生 / 丰子恺	134
悼夏丏尊先生 / 郑振铎	139
丁在君这个人 / 胡适	143
追悼志摩 / 胡适	150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 林徽音	156
志摩在回忆里 / 郁达夫	160
论郁达夫 / 郭沫若	164
忆达夫先生 / 钟敬文	171
关于郁达夫 / 黎烈文	177
怀念郁达夫 / 郑伯奇	181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 汪曾祺	186
忆孟真 / 蒋梦麟	192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 罗家伦	194
记蒋梦麟先生 / 罗家伦	204
忆林琴南 / 苏雪林	208
哭佩弦 / 郑振铎	212
一个榜样一篇宣言	
——追悼朱佩弦(自清)先生 / 钟敬文	215
朱佩弦先生 / 叶圣陶	220
杂忆佩弦先生 / 李长之	224
紫色的雾	
——忆念朱自清先生 / 闻山	229
夏丏尊先生逝世 / 叶圣陶	233
悼夏丏尊先生 / 丰子恺	236
值得感念的岁月 / 梁漱溟	240
纪念刘半农先生 / 李长之	244
敬悼许地山先生 / 老舍	246
哭一多 / 吴晗	251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 朱自清	255

记忆

记忆
JI YI

旧时月色前朝影
JIUSHI YUESEQIAN CHAOYING

目录

两法师 / 叶圣陶	258
诤友 / 俞平伯	263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 傅斯年	267
忆愈之 / 郑振铎	274
伟大的寂寞 / 柯灵	277
悼评梅先生 / 李健吾	280
风雨中忆萧红 / 丁玲	285
忆萧红 / 罗荪	288
忆萧红 / 许广平	291
忆朱湘 / 罗皑岚	294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 苏雪林	299
关于庐隐的回忆 / 苏雪林	304
黄庐隐 / 谢冰莹	309
记湖畔诗人应修人 / 楼适夷	312
夫是之谓人师 / 傅月庵	319
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 / 邬西	324
“但开风气不为师”	
——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 / 冯至	327
刚正不阿	
——纪念徐悲鸿逝世三十周年 / 吴作人	331
忆叶紫	
——略记他在上海时的一段生活 / 任钧	337
忆柔石 / 林淡秋	343
忆东平 / 胡风	348

悼念夏穗卿先生

梁启超

我正在这里埋头埋脑做我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里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说他父亲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电气打击一般蓦地把30年前的印象从悲痛里兜转来！几天内天天要写他又写不出。今天到车站上迎泰戈尔，回家来又想起穗卿了。胡乱写那么几句。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贫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说的“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连我也轻易见不着他一面，何况别人？但是，若有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

穗卿既不著书，又不讲学，他的思想，只是和欣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印出来的著作，只有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并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样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没有人知道。但我敢说：

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

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

我将来打算做一篇穗卿的传，把他学术全部详细说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为穗卿虽然现在才死，然而关于他的资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现在只把我所谓“30年前印象”写写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际，有他赠我两首诗说最明白。第二首我记不真了——原稿更没有。第一首却一字不忘。现把它写下来：

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
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
洎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
春骑醉鸞花，秋灯狎图史。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
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
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
再别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君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
嗟嗟吾党人，视为子泰否。

这首诗是他甲辰年游日本时赠我的，距今恰恰整20年了。我因这首诗才可以将我们交往的年月约略记忆转来。

我19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

这会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这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会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产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它,而且恨它。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头的撒旦。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有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但我刚才说过,“我们吵到没有得吵的时候,便算问题解决”。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

这是从地质学家所谓冰期洪水期讲起,以后光怪陆离的话不知多少。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诗都忘记了——他家里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

“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

谭复生和他的是:

“……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

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思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

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我们的“新学”要得要不得，另一问题。但当时确用“宗教式的宣传”去宣传它。穗卿诗说：“嗟嗟吾党人”，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吾党”却是学术界打死杖的党。

穗卿为什么自名为别士呢？“别士”这句话出于墨子，是和“兼士”对称的。墨子主张兼爱，常说“兼以易别”，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别士”。我是心醉墨学的人，所以自己号称“任公”，又自命为“兼士”。穗卿说：“我却不能做摩顶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听你们墨家排挤罢。”因此自号别士。他又有两句赠我的诗说道：

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

这是他口里说出我们彼此不同之点。大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兴味。我们常常彼此互规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后我们各走各路，学风便很生差别了。

穗卿又起我一个绰号叫做“佞人”。这句话怎么解呢？我们有一天闲谈，谈到这“佞”字，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说“仁而不佞”，又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么可惜又有什么可谦呢？因记某部书的训诂“佞，才也”。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然则穗卿为什么叫我做佞人呢？《庄子·天下》篇论墨子学术总结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当时赠我的诗句有一句：“帝杀黑龙才士隐”，“黑龙”用《墨子·贵义》篇的话，才士即指墨子——他挖苦我的“墨学狂”，把庄子上给墨子的徽号移赠我，叫我做“才士”，再拿旧训诂辗转注释一番，一变便变成了“佞人”！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候，我不知往哪里去了，三天没有见他。回来见案头上留下他的一首歪诗说道：

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

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这虽不过当时一种绝不相干的雅谑，但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现在30年前的丁香花又烂漫着开，枝头如雪，“佞人”依旧“栖栖”，却不见留笺的人！

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楞严经》是假的”，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

《楞严经》越发现它是假。我十年来久想仿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体例著一部《佛顶楞严经疏证》。三年前见穗卿和他谈起,他很高兴,还供给给我许多资料。我这部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做成,便做成也不能请教我的导师了!

穗卿是最静穆的人,常常终日对客不发一言。我记得他有一句诗:
“一灯静如鹭。”

我说这诗就是他自己写照。从前我们用的两根灯草的油灯,夜长人寂时澄心眇虑和他相对,好像沙滩边白鹭翘起一足在那里出神。穗卿这句诗固然体物入微,但也是他的人格的象征了。

“白云归去帝之居。”呜呼,穗卿先生归去了。

呜呼! 思想界革命先驱的夏穗卿先生!

呜呼! 我30年前的良友夏穗卿先生

民国十三年,4月23日,穗卿死后6日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的名字一直与康南海并称。可见他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

民国六年，梁先生撰文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我也曾投书表示敬慕与声援。

1922年初，我应李建勋、经亨颐诸先生之约，到北京高等师范去讲学，有一次听说梁先生也坐在席台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大约一刻钟之后，我想他听他的，我讲我的，错了可以向他请教，不应当怯阵。语言又逐渐流畅起来。他也听得很有兴味。

诗人徐志摩编《晨报副镌》的时候，我是撰稿人之一。1925年我去山西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回京后，见到志摩，他认为我住在西长安饭店很不方便，便将我拉到松树胡同七号下榻。

梁先生是志摩的老师，每天除去研究学问，撰写文章和在清华大学讲课之外，常常到松树胡同来打两圈麻将牌，让大脑松松弦，我们虽然早就相识，但是谈话的机会不多，这次重逢，才谈及很多问题。

“刘先生！我们同游南海康先生门下，你在上海办美专的事我也久有所闻。虽然，我已经聘为校董，但对学校的事情过问极少，没有贡献，常为此不安。今天又在一起，十分高兴，希望你不要见外。”梁先生对我非常亲切，竭力想打破我的拘谨。

“梁先生是前辈学者，论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说到同门，太使我惭愧了。”我还是很局促。

“近来有油画新作么？”梁先生岔开了话题，尽量说些使我有兴味的事情。他也很喜欢油画。

“有。”

“明天带几张来让大家欣赏呀！”他的语调很真挚。

第二天,我带来几张山西速写,还有北京中山公园等地的油画写生,当时在场的胡适、徐志摩、蒋百里和侄儿复聪。

胡适对绘画虽然欣赏,但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最倾倒的是志摩。他认为拙作有点“玄学”意味,不拘物象,不失物象,色彩浓烈。他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欣赏“力”的美,而壮阔雄奇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他诗歌有合拍的一面。他的诗和散文不仅仅是空灵,也有气度恢弘的地方,可惜英年早逝,这种风格未得到充分发展。

梁先生看着画说:“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

“调子十分明快,带有东方画的色彩,是海粟自己的东西!有意思!”志摩也在一旁助兴。

梁先生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仔细地打量。那眼角的皱纹,显得有些老态了。

“经得起反复看,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梁先生点头一笑,继续看画了。

“光有西画还不能看出全局,隔壁屋里有纸笔,再画张竹子送我好吗?”梁先生越看越兴奋。

那时候,我极少画国画,更不擅长画竹子。但是梁先生出了题目,只好丑媳妇见公婆,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上小枝,枝头撇了两片叶子。

“好!”站在一旁的蒋百里先生拍手喝彩。

“不错!”蒋复聪附和着。现在他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前几年我赴港展览,他还来看过我。他的孩子在上海,我们都盼望他能回来和亲人团聚,也为祖国统一出力。

我自知笔墨稚嫩,对朋友们的叫好只视为鼓励,付之一笑。

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竹子,便纵笔题上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1943年,郁达夫兄在南洋对我提起,他和郭沫若在上海受到封建势力的攻击,经济上又很穷困的时候,也用这六个字来互相慰勉,表达出患难兄弟之间真正的互相理解。

几天后,志摩请朋友们吃饭,除了梁先生以外,还有闻一多、王梦白、姚茫父、胡适。

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牲没有人写过诗。”

“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梁先生真博学。

“猪可有人画过吗？”胡适又提出问题。

“没有人画猪而出名，但可以画。”梦白先生接着说。

“你能画一张么？”志摩也在凑兴。

“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目了。”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微笑着。

“好！”梦白很快就画成了。应当承认，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用美的手段来表现，就要艺术家的本领。梦白所画，墨韵自然，浓处不死，层次分明，这是很难得的。

梁先生题了那句诗，茫父也另题了一首，这张作品曾在《晨报》画刊上登载过。

这种聚会，次数很多，有一次我看到当时的青年诗人闻一多在给梁先生画速写像，他的画线条很厚实，奔放中有法度，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所以下笔不俗。这张像画像很成功，眼睛很传神，圆阔的前额显示出智慧。

“好啊！”我大声喝彩。

“我不是画家，您和王、姚二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闻一多指着梦白、茫父和我，谦逊地笑了。

他知道我和郭沫若、徐志摩都很亲近，叫我也写新诗。我说：“我只爱看，不打算写。”他讲起屈原、李白，直抒己见，有很高的修养。

“你也画一张，好嘛！”志摩又出新题目了。

“不要紧，画吧！”梁先生很有兴致。

“刘先生，我画得不好！”一多非常谦和地说：“你快动手吧！”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我拿起铅笔勾了一张速写。这张画被志摩拿去，寄到《上海画报》上发表了。

在松树胡同，我还见过梁实秋，他是来看梁先生和志摩的。话不多，语调缓慢。听说他在学术上已有成就，编的词典很见功力。在松树胡同见面的朋友，健在者除上海的孙大雨先生，只有他一人在台湾了。我希望他能回到故乡来，到北京、上海讲学，看看故园风景，大陆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给他研究。

梁先生还是为我写了一把泥金扇面，内容是陈其年的诗。一次他很恳切地对我说：“明天我回家，你也乘火车一道上天津去小住几天好吗？”

我欣然同意,那把扇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文革”时期才丢失。

志摩等人把我送到车站。这次坐的是头等卧车,两个人一个车厢,可坐可卧,窗明几净,空气新鲜。北方的原野辽阔,没有南方的沃野那样青翠,却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思。

我们说到了谭嗣同(壮飞),梁先生皱着剑眉,立起徘徊。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我正有点后悔,恨不该触及他的痛心处。他拾起右手,轻轻地拉上窗帘,手并没有放下来,用缓慢的语调说:“戊戌年九月二十一日,康先生已经离京出去,他住的南海会馆被查抄,我对壮飞放心不下,便跑到浏阳会馆去看他,要他立即出走,以避娜(那)拉氏的加害。他昂首望天,慨然有赴死之志,说话一片赤忱,闻之使我泪下。大意云:‘吾辈前日欲救皇上,铁错铸成,无法可救;今日复欲救康师,虽已出京,生死未卜,再见无期。忧愤填膺,惟死而已!’谈到天黑才匆匆告别,我没有回到下榻之处,住进了日本使馆的一间密室,次日壮飞提着一箱手稿来看我。我说:‘日本友人希望你东渡避难,徐图后举。’他说:‘任公请携吾文稿去东京,以图将来,吾一死以报圣主。各国变法,皆曾流血,中国不能例外,请从弟始,唤醒同胞则国事有望焉!’我说:‘君死固重泰山,而株连伯父,长者无辜,于心何安?’对曰:‘昨晚兄去,即仿吾父笔迹作书,叱弟不忠不孝,从此断绝往来。信置于枕下,故意使荣禄鹰犬获得,当不致牵累老父。身后之事已托付大刀王五,平素爱佩之凤矩宝剑,亦赠王君。此公任侠,可以信赖。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乃相抱饮泣,三去三回首,二十八日,壮飞蒙难……”

谈到惨痛之处,他流下泪来。

我在少年时代看过谭嗣同先生的《仁学》一书,对他非常崇敬。他献身是否必须,也允许后代讨论,但他为救国救民视死如归的精神,异常悲壮。崇高人格,足以激发当时年轻一代改革社会的激情,所以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才虎虎有生气。

“梁先生在反袁世凯称帝时,知识界对您非常景仰!”我说。

“那件事已成过眼云烟。正因壮飞死于袁项城之手,对此奸雄面目,非泛泛之认识,人只要将生死置度外,无话不可说。杨蜚子辈为袁贼利用,受其密旨,起草万言书,曰《君宪救国论》,为袁黄袍加身张目,旋即成立‘筹安全’!严几道先生陷身其中,苦不得脱身,他获得文稿后即抄以示予,予思戊戌后诸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民国肇造不易。复观泰西诸国史册,建共和后,改帝制者无一能持久,可谓称帝者必亡。乃草《异

哉所谓国体问题》，斥‘筹安全’诸公，文方脱稿，有人向袁项城告密。袁惊且惧，嘱哲子送来二十万元银票一张，为吾父祝寿，交换条件为此文不发表，否则将遭不测。戊戌之际，予未殉变法，愧对壮飞。今日为四百兆生灵计，岂复营身家之私？乃将银票退回，哲子亦赧然而去。次日，袁指派心腹谓予曰：‘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予答曰：‘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文出，不脛而走，以其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耳。今往矣！”梁先生掏出手帕，擦着眼睛。

“那篇力作一问世，先生清名，高于清末！”

“为此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迄今思之，历历在目！”任公先生轻叹一声，良久无言。

我请他谈谈流亡情形，他沏上铁观音茶，边饮边叙，绘形绘声，可惜年代久远，已难以详细追述，只能述其大略了。

1915年腊月二十五，蔡松坡将军按在天津予及蒋方震、戴戡、黄溯初等人决议，准时在昆明宣布独立。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击四川，沿途百姓欣然相迎，一则帝制不得人心，二则护国军纪律森严，所以一举攻克宜宾市。袁贼令曹錕、吴佩孚率部顽抗，次年2月，蔡军暂退大州驿。

予自津门抵沪，多次电请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并派员联络，均无回音。3月下旬，陆派唐绍慧告知，若予去桂，陆即行动。唐即去南京与冯国璋协商，约返沪后联袂南行。此事为《时事新报》专电披露，袁项城下令获予即就地正法，暗杀予者亦赐重赏。亲友悬念，学子不安。经日本领事馆驻沪武官青木中将令部下松井与东京、香港、越南等地谈妥，予以3月4日乘“横滨号”出吴淞口，有唐绍慧、吴贯田（因）、黄溯初等七人随行，昼则潜居于锅炉房侧暗室中议事，夜间散步于甲板。天下之至乐，当于至苦中求之。7日至港，密探已潜伏码头，予一人留舱内，处境艰危。时护国军累累受挫，广西行动，关系全局。法国当局又规定，过越南境者需本人去领事馆核对照片，予思自广州经梧州入南宁，而同行不之许，只好偷渡国境。乃与黄溯初易西服，弃行李书笈，携一小皮箱，乘小轮登日本煤船“妙义山丸”，径发白龙湾。

船长以小筏潜送予与溯初登日商横山早在海面相候之游艇，上有女眷，周旋出入，以混过法、越军警耳目。但见白沙如银，怒海拍天，石岛耸于波上，颇似仙都，奇花异草，生平仅见。及诵曹操《观沧海》诗，逡巡一日，至夜8时靠岸，军警已去，方潜至横山宅。

因与陆荣廷约定来迎之日期尚有一周，市内明有军警搜捕，溯初去昆明，予被横山君送至帽溪，山脚小茅屋三椽，蚊蝇横飞，三餐粗粝，夜间一灯如豆，纸又用毕，难以写作，烟亦告罄。念前方将士若干予数十倍，自身不能适应于突变之环境，实为学养不足之明证，乃作书勉儿女辈，人生唯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几日后突患急病，痛苦难言，幸得牧场人以草药相救，愈后于3月27日抵镇南关，袁已于5日前宣布撤销帝制，松坡已胜曹、吴于川南。予通电全国，促袁退位，并密请独立诸省不与袁言和。余去龙州，所经村、镇悬旗结彩，父老迎余十里之外，鼓乐喧天，城中诸事，彻夜处理，又至二处演讲，及于南宁，左江两岸万人空巷，予目不交睫，手口不停38小时矣！4日达南宁，陆荣廷自梧州行营来迎，2日后广东独立，袁项城乃如网中之游鱼焉！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到了天津。

梁先生的寓所很幽静，树木花草，亭园布置别有风味。客厅里朱红色地毯上面铺着两张豹皮，嘴对着嘴。案上陈列着几件石器和青铜器，古拙淡雅，显得宁静。左边一间，是书房，从书架到地上放满了书，弄得走路都很困难。这样堂皇的客厅，我是初见，赠他的油画《西湖南高峰》挂在正中。

“梁先生对拙作太偏爱了吧？”

“不！本来就不错。”

李夫人出来接待我，她是一位温和贤淑的主妇，身体不太好，灰暗脸上带有病态。两年后便去世了。

饭后，我们作了长谈。

首先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我的东西那样多？”

他想了一想，恳切地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当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谢谢先生的盛意，我一定把这一番话当作座右铭，努力去做。可惜学力有限，怕将来有负厚望！”我感动地回答。

1922年美专正在白云观办学，他来到上海，在我家便宴时，我请他去

讲学，梁先生欣然应允。共讲了三个专题：《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论创作精神》。他的讲演气魄很大，词汇丰富，知识渊博，一如他的报章体文章。由于他的《饮冰室文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对他的讲学反应很热烈。

在讲学之暇，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给我西湖风景册题了字；二是讲到诗词集句时，他说：“前年冬天，内子卧病于医院，我去作陪，她服药之后睡熟了，我没有事做，回忆宋词中的名句，集成多副对联，内有一联是送给志摩的，全文如下：

临流可奈清癯（吴文英《高阳台》），第四桥边（姜白石《点绛唇》），呼棹过环碧（陈西农《秋霁》）；

此意平生飞动（辛弃疾《清平乐》），海棠花下（洪平斋《眼儿媚》），吹笛到天明（陈简斋《临江仙》）。

这联很符合志摩为人和写诗的风格。下联隐括他伴泰戈尔游西湖，在海棠花下通宵写诗一事，十分自然。可见梁先生功力深厚。

他还为我写过两副对联，现在还有一副保存在家中，另外的一副，毁于十年浩劫。

1925年，我受到孙传芳的迫害，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我都很关心。我驳斥孙传芳的长文，刊出于《时事新报》。这张报纸的《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持，他也是任公的好友。我和沫若兄都在上面写过一些文章。

在旧社会，我是不懂政治，害怕官场的派系斗争。梁先生的研究系和章行严先生的政学系中，我都有熟人，但从不介入他们的政治活动。友人黄溯初对护法出死入生，颇有功绩，很受梁先生器重。中国信托公司便是由黄先生主持工作的。有段时间，美专经济拮据，梁先生闻知立刻关照溯初送来一张五千元的支票，支持了教学，使师生都很感激。

在康先生门人中，梁先生的学识首屈一指。他中过举后才拜康老为师，老先生对他也很器重，在“百日维新”前后，许多重大决策，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到20年代之后，因为政见不同，师生间发生了冲突。张勋搞复辟，溥仪授康有为弼德院副院长一职，他接受了，并将这个头衔写进了他母亲墓碑。梁先生参加讨张运动，师生便成了水火。康先生当着我骂：“梁贼启超”，有时刺梁为“梟獍”。

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张勋复辟这一场闹剧伤害师生关系，便想借梁先生旅沪机会，让两人和好。我决定请他俩同席吃饭，但怕康先生发火，便托人送去一张请柬。康老虽然没有来，却写了回信，口气缓和下来了：

“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

我又请黄溯初先生去康老那里斡旋，次日，我陪同梁先生去看康老，晚年师生，和好如初。

不久，康老七十大寿，梁先生用乌丝格红绫写了十六屏祝寿文，对康先生的政治活动、教育思想、学术成就作全面评论，可称得一篇评传，墨迹载于《晨报画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

梁先生任过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桃李满天下，他最关心、最爱护的是徐志摩。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号嘉玕，1915年1月于归，婚后曾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22年3月志摩提出离婚，梁先生曾写长信规劝：“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扑（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鹊突，而（得）满足得宁贴（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至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这信对于青年一代，很有教育意义。

1925年七夕，志摩与小曼结婚，由于志摩父亲的坚持，胡适之的劝说，梁先生才出席证婚。地点在北京北海，宾客多达百余人，梁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后来梁先生写信给儿子思永、思成说：“……我在礼堂演说训词一篇，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先生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梁先生去世之后，上海的友生很是悲痛，重视学术的张元济先生，召集亲友谈论梁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曾作出编印全集的决议，后来并未完全办到，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先生之墓系梁思成设计，简朴庄严。历经浩劫，也还保存下来了，令人庆幸！

梁先生给我写信件，已在“文革”中损失，这里仅存的两封信是从残破轴册中找出的。

海粟：来书言之慨然。世俗固极陋极，不可以为伍，则惟有斗之斥之，

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盍兴乎来共作战矣！

讲义收到，今晚阅过，不禁笔痒，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较原文逾倍矣。我言甚朴，因不愿惟公教之。

歆海犹未归，失意事多，可叹；然得意亦尔尔，或不如失意为饶诗意，否则亦无可为比量矣。

海粟仁兄惠鉴：奉书敬悉。尊议倡购德国所印文艺复兴各国美术名迹，甚善，甚善！此议君劬前亦曾提过，亟应发起募捐，望公即拟一捐启，弟当列名发起，并一尽微力也。专此敬复即颂

台安不尽！

第一笺中开头一段话，指的是孙传芳及其爪牙，借模特儿事件，再次向我发起围攻，梁先生表示了义愤和声援。讲义指的是在他讲学之后，学生笔记不全，希望学校印发记录。梁先生审阅了记录稿，又补充了三千字，可见他教学之认真，对青年们之爱护。

第二笺指的是美专需要增添一些外国名画的复制品，来讲述美史，向国外订购，花费很大，梁先生表示支持，并曾捐款，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上海美专的关心。

1926年初秋，我在上海出版《海粟近作》，他写了题词：

“杜工部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不具此胆力及志愿，未足与言创作也。”

海粟之画是真能开拓得出者。比诸有宋词家，后村龙川之亚耶！抑杜老又言：‘老去渐于诗律细。’海粟方盛年，日在孟晋中，它日波澜老成，吾又安测其所至也？”

这些话写于五十七年之前，可看出一位学者对后进的勉励和鞭策，现在读到这些话，汗颜之余，更加怀念先生了。

（柯文辉执笔）